

影响贵州省山地旅游发展因素探析

江艾璘 国伟[△]

贵州医科大学运动与健康学院, 贵州贵阳 550004

[摘要] 近年贵州省利用自身区域地理优势大力支持山地旅游发展, 作者通过中国知网、万方、维普、Science direct 等数据库, 搜索国内外山地旅游发展现状、山地旅游资源开发、应急救援及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文献, 探寻影响贵州省山地旅游发展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 最后提出建议。希望本文在社会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今天, 不同的产业和独有的民族文化为贵州山地旅游交相结合提供远大的前景, 助推贵州社会经济增长; 也能为贵州发展山地旅游研究的理论提供支持, 丰富贵州发展山地旅游的新文化。

[关键词] 贵州省; 山地旅游; 影响; 发展

[中图分类号] F59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740 (2020) 10-58-02

引言

贵州省地处中国西南腹地, 是西南交通枢纽, 也是世界知名山地旅游目的地和山地旅游大省, 全省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 高原山地居多, 利于发展山地户外运动, 四季分明、气候宜人, 具有发展山地旅游的巨大潜力。

一 山地旅游发展的决定因素

(一) 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

贵州省面积 17.61 万平方公里, 喀斯特地貌面积 109084 平方公里, 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61.9%, 境内岩溶分布范围广泛, 形态类型齐全, 地域分布明显, 地下溶洞暗河极为发达, 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 高山、峡谷、瀑布、溶洞拥有独特的地理环境, 游客既可以在山水间欣赏美景, 也能在美景里穿行畅游, 适合徒步、露营、攀岩、探洞等户外运动。

(二) 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山地旅游融合发展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 其中世居民族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水族等 18 个民族。少数民族民风浓郁, 过苗年、姊妹节、三月三、拦门酒、斗牛等多种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吸引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到访游览,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40%, 形成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

(三) 贵州省旅游业和区域优势的支持

贵州省地处中国西南腹地, 与重庆、四川、云南、广西、湖南五省、市、自治区接壤。2015 年贵广高铁开通, 将贵州省带入高铁时代, 现已开通至成都、重庆、长沙、昆明等地的高铁线路。贵州省现已实现 88 个县全部开通高速, 成为连接西南各省的交通枢纽, 便利的交通, 也让旅游成为贵州省支柱

[△]通讯作者

性产业。据贵州省文化旅游厅官网数据显示: 2017 年全省共接待游客 7.44 亿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7116.81 亿元, 占 GDP 比重提高至 11%; 2018 年全省接待游客 9.69 亿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9457.03 亿元, 贵州旅游收入连续三年增长率超 30%。

二 国内外山地旅游的研究现状

(一) 关于国内山地旅游的研究

中国的山地旅游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郝革宗(1985) 对山地旅游资源从海拔和地貌的角度进行了分类; 张攀春等(2015) 针对贵州山地旅游资源特征及其景区开发策略研究, 对贵州山地旅游资源特征和开发优势、限制因素及开发策略进行探讨; 黄华芝等(2018) 针对扶贫开发, 以贵州黔东南坝盘布依古寨为例, 探讨坝盘村实施旅游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张云等(2018) 在黔东南州山地旅游景区的安全评价研究中, 以马岭河景区存在的危险和有害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并提出针对山地旅游景区的危险、有害因素控制策略; 郝娟等(2018) 对贵州六盘水山地旅游发展研究中, 分析六盘水山地旅游发展的优势和不足, 提出一系列促进六盘水山地旅游发展的措施; 石齐钧(2017) 运用 SWOT 分析黔东南山地旅游发展并提出建议; 邓小海等(2017) 分析了贵州山地旅游资源特质、贵州旅游业发展现状以及旅游市场需求, 提出小型化、精品化和特色化旅游模式是贵州山地旅游发展的现实选择; 罗洋等(2017) 分析兴义市山地旅游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 提出加强发展山地旅游的对策。

(二) 关于国外山地旅游的研究

James (2003) 对“山区”的旅游与发展进行了论述; Geneletti (2009) 对印度等发展中区域的“山

地旅游”的环境影响进行了评估; Beedie (2003)对基于山区的探险旅游安全进行了研究; Gill (1994)对山区旅游社区进行了探讨。

三 潜在影响贵州山地旅游发展因素

(一)资源开发、规划不明确和政府开展教育不夯实,很容易造成经济结构单一化、产业结构不均衡、外来文化对原有文化的冲击。

(二)经营管理不人性化导致分配不均,引起内部冲突;规划不完善导致专业人员培养机构缺失、场地设施不规范。贵州省虽有地理位置、生态资源优势,如不严谨对待,政府部门不规范山地旅游安全范围、游客健康范围以及意外事故判责等因素,也会影响山地旅游规范化发展。

(三)在举办国内外山地户外运动赛事时,不仅仅只是举办赛事,要关系到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以及其他产业是否都有能力接待并做好服务,才能通过一个赛事带来经济产值的增加并能辐射周边。在赛事前需不断加强对当地居民环保意识的教育;在赛事期间或结束后,当地的生态环境是否遭到破坏、基础设施是否完善、管理和安全保障服务体系是否健全等因素,制约着山地户外运动和旅游的开展。

四 建议

(一)发展山地旅游应带有扶贫性。地方应该鼓励居民回乡创业,增强居民自豪感,提高居民的文明素养和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培养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传播特色文化,保护特色和非遗文化传承。

(二)增强生态保护意识。应提高原生居民环保意识和环境伦理理念,原生居民保护生态,又从生态保护中获取一定的报酬;开发生态产品的利用价值和销售渠道,促进生物尤其是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

(三)建立合理的山地旅游发展模式。自然地理资源是贵州的优势,信息时代的发展和针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是机遇,但是没有健全的安全保障服务体系、法律法规就是劣势和威胁。应完善山地旅游意外事故的划分类别、范围、赔偿、追责及应对措施等法律法规,以及山地旅游景区人性化、智慧化服务管理;逐渐完善山地旅游工作的法制化、制度化。

[参考文献]

[1] 郝革宗. 中国山地的旅游资源[J]. 山地研究, 1985, 3(2): 102-108.
[2] 陆元兆. 广西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的综合研究[J].

中国体育科技, 2006, 42(3): 65-71.

- [3] 石晓峰. 我国中部地区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策略[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1, 45(6): 11-17.
[4] 于贵和. 浅议大型体育赛事对于地区品牌打造的意义[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7(2): 107-110.
[5] 李军. 贵州省山地户外运动产业核心竞争力研究[J]. 四川体育科学, 2011, (2): 16-19.
[6] 邓小海, 云建辉. 小、精、特: 贵州山地旅游发展的现实选择[J]. 贵州社会科学, 2017, (7): 164-170.
[7] 刘翹莹, 李锦宏. 精准扶贫视角下贵州山地旅游发展研究[J]. 经济研究导刊, 2018, (24): 160-162.
[8] 陈建波, 明庆忠, 王娟. 中国山地旅游研究进展及展望[J]. 旅游资源, 2017, 33(11): 1391-1395.
[9] 孟峰年. 西北地区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的前瞻性分析[J]. 体育科学, 2004, 24(10): 26-30.
[10] 张攀春, 何胜利. 贵州山地旅游资源特征及其景区开发策略研究[J].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0(5): 110-114.
[11] 黄华芝, 吴信值. 民族地区山地旅游助推扶贫开发之路径探讨——以黔西南坝盘布依古寨为例[J].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8, (2): 11-14.
[12] 张云, 柳光磊. 黔西南州山地旅游景区的安全评价研究[J]. 安全生产与管理, 2018, (1): 84-86.
[13] 郝娟, 郑瑞. 贵州六盘水山地旅游发展研究[J]. 新西部, 2018, (9): 38-39.
[14] 石齐钧. 黔东南山地旅游发展 SWOT 分析[J]. 科学论坛, 2017, (4): 121-122.
[15] 罗洋, 安佑志. 兴义市山地旅游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7, 28(3): 99-101.
[16] James Higham. Tourism and development in mountain region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3, 24(4): 491-492.
[17] Davide Geneletti, Dorje Daw.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mountain tourism in developing regions: A study in Ladakh, Indian Himalay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4, 21(3): 661-665.
[18] Paul Beedie, Simon Hudson. Emergence of mountain-based adventure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3, 30(3): 625-643.
[19] Alison Gill, Peter Williams. Managing growth in mountain tourism communities[J]. Tourism Management, 1994, 15(3): 212-220.